

【江南市镇的文学之美(下)】

散文中的浙江形象“再升华”

元萌 / 文

小说中的诗性表达有时会对现实人生进行超越、升华甚至是反叛,而散文则是更为贴近生活、贴近真实、贴近心灵的文学表达,予人一种直抒性灵之感。浙江的文化形象和内涵在散文中得以再升华。

俞平伯的散文就有着这样的意味。在他的散文中,以书写江南为主题的文章不在少数。《芝田留梦记》中,俞平伯借雨来书写对江南的印象——“只有经过江南兼旬的寒雨洗濯后的心身,方才能体验得一种发浅碧色,纯净如水晶的悲哀。”

俞平伯通过江南的冷雨,将江南的清冷、纯净的特点展现出来,而江南的这种纯粹的美感也会使人的情感变得纯粹。他写江南都是取自于真实鲜活的回忆,而且在表达中力求再现这种回忆,有时也将回忆与现实两相对比,呈现出一种出离于回忆之外的真实。

如他曾写个人泛舟西湖的经历:“不知是谁的诗我忘怀了,只记得一句,可以想象从前西子湖的光景,这是‘三面云山一面城’。现在打桨于湖上的,却永无缘拜识了。云山是依然,但瀟湖女墙的影子哪里去了?我们凝视东方,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,在黄昏只是星星的灯火,虽亦不见得丑劣;但没出息的我会总时常去默想曾有这么一带森严曲折颓败的雄堞,道印于湖水的纹绉里。”

以上是俞平伯通过遥想往日西湖的光景,与如今商业化、城市化的西湖进行对比,进而产生了一种物是人非之感。如今的成列市廛和星星之火,都比不上往日的“三面云山一面城”的景象了,俞平伯所代表的是近代江南文人的普遍心理——既是一种基于回忆的对传统的怀想与追思,又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感喟和反思。

又如他追忆南国的街市时说道:“山水是美妙的俦侣,而街市是最亲切的。它和我们平素十二分熟悉,自从别后,竟毫不踌躇,蓦然闯进回忆之城了。”

我认为,他所指的街市也是属于回忆中的,当昔日亲切的街市与如今喧嚣的街市以回忆的方式相遇,对于江南的深情就超出了对其现状的不满和反思,变成一种回忆的方式怀想往日的诗意。

俞平伯的散文中带着明末小品中的名士情趣,同样地,我们也可以从周作人的散文中发现这种名士之气。相对而言,周作人散文中的江南名士情趣含有苦涩味,而俞平伯散文中的名士情趣则显得纯粹。

周作人曾说: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,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。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,只因于斯游于斯的关系,朝夕会面,遂成相识,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,虽然不是亲属,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。”

表面上像是在表现对故乡的一种疏离,有意淡化对故乡的感情。反而是最平常不过的故乡的野菜,引发了他对浙东生活的回忆。对故乡三种野菜饶有趣味的追忆,洋溢着浓烈的乡土气息,但故乡风物负载着的沉甸甸的乡情,却都隐匿在平白朴素的言语背面。同时这种乡情也仿佛带着些苦涩,离乡背井的他对于故乡的怀念融汇在最朴素的事物当中,刻意强调自己对故地没有什么情分,实际上却融注了最真挚的感情。

在他的散文《乌篷船》中同样也是借故乡最为质朴、平常的风物“乌篷船”,寄寓自己对故乡的深情回忆。坐乌篷船的经历对于周作人来说,就相当于在故乡生活的独特体验。

“你坐在船上,应该是游山的态度,看看四周物色,随处可见的山,岸旁的乌桕,河边的红菱和白藕,渔舍,各式各样的桥,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,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”,这样的悠游自在,充满了江南生活的闲适和优雅,也契合了周作人自身带有的一种名士之气。

同样是坐船,鲁迅在《故乡》中表现出的更多是一种“自失”,一种对故土的批判;而周作人通过坐船,赏景、喝茶表现出一种“自得”来,而在这种闲适的消遣背后深隐着一种并不安定的苦涩。

因此,散文中所表现出的江南市镇形象更为生活化,更有一种白描的精致和通脱。它的闲适、它的清冷、它的温情,最后都升华成生活的诗意,凝聚成对于故乡的一种普遍认同和无限眷恋。

纵观民国三十余年的浙江文学史,既有地域认同,又有批判与反思,但无论是认同还是批判,其实是从不同的侧面来书写浙江文化。只有这些不同的侧面组合在一起,才能形成一个完整自足的江南市镇形象,传达出历久弥新的市镇文学之美。

【相关书目】

- 1.《苦雨斋文丛·俞平伯卷》(北京鲁迅博物馆编),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。
2.《周作人经典作品》,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。

礼失求诸野

木衣刀者 文



图库中国 供图

礼失求诸野,翻译成大白话就是:礼法失传了,就去乡下找吧。玉环就是这样的“乡下”,按各镇志对风俗的描述,玉环各地礼俗差别不大。

《礼记》记载六礼:冠、昏(通“婚”)、丧、祭、乡、相见。乡礼和相见礼,现今几乎消失不见,只剩下一句古老的见面问候语:饭吃否?冠礼是古代贵族的成年礼,也消失许久。在玉环,遗留较多的是婚礼、丧礼和祭礼。

先说丧祭礼。

亲人临终前,家人围在床前跪拜哭泣,侍候断气,旧俗称“送终”。此俗还在。

人去世,将遗体转至中堂,放在门板上,盖上棉被,挂帷帐,俗称“小守”。亲友坐守通宵,叫“守夜”。全家举哀,子女儿媳披麻戴孝,贴白联,立孝堂,香案供奉灵前。这在《礼记》里称“小殓”。而《礼记》中的“大殓”,是指择定时辰,将遗体入棺木,俗称“殓殓”。

送葬前夕,要举办开丧大祭,由赞礼先生主持。孝男首祭,长子为先。长子头戴三梁冠,颈套苧麻,身穿麻衣,腰系草绳,脚穿蒲鞋,手持孝杖,焚香献礼,哀哭跪拜。亲戚祭拜,穿戴白衣白帽白带。男亡,外甥头道祭;女亡,内侄头道祭。每人上祭,均行三拜九叩礼。赞礼先生读祭文时,祭者默哀跪拜。子女亲戚的丧服,《礼记》里分析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。楚门话里的“大斩小斩”就是“斩衰齐衰”的土称了。现在祭奠这环节,变迁为遗体火化,火葬场里遗体告别了。

接下来就是发丧,俗称“上山”。鸣炮开锣,仪仗先行,白旗白幡,长孙捧牌位(现为照片)。棺木罩上材套,四人或八人抬杠,孝男孝妇挽材杠,孝女紧随,亲友房族按辈分前后相继。

至于后面的道场“做七”,掺杂了

道释,就不是儒家的礼法了。再说古时“丁忧三年”这个守丧的规矩,私下想想,老百姓可以免三年丁忧,官僚阶级丁忧三年,似乎是古代保持官员流动性的妙计。

《礼记》说:大夫卜宅与葬日,有司麻衣、布衰、布带,因丧履,缟布冠不缝。小敛于户内,大敛于阼,殓于客位,袒于庭,葬于墓,所以示远也。玉环的丧礼和祭礼比较,虽然有些出格,但大义基本符合。

再说婚礼。

旧时儿女婚事,明媒正娶。首先托媒说合,经父母双方同意,媒人才将女方年庚八字送往男方。男方父母请媒人陪送小盒篮,内置钱币、衣料、首饰到女方,女方父母受聘礼,回衣料、子孙钱、红鸡蛋给男方。这是行聘,俗称“定头”。男方择定婚期,写成礼书庚帖加日子、衣料等,由媒人送往女方。礼书庚帖双方各执一份,作为凭证,然后各办嫁妆,等候迎娶。接下来就是择定吉日良辰,四抬花轿迎娶。拜堂、喜宴、入洞房、送茶、回门等环节再一一展开。

《礼记·昏义》开篇:昏礼者,将合二姓之好,上以事宗庙,而下以继后世也。故君子重之。是以昏礼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,皆主人筮几于庙,而拜迎于门外,人,揖让而升,听命于庙,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。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,是周礼规定的结婚六步骤。纳采,男家请媒人去女家提亲,女家答应议婚后,男家备礼前去求婚;问名,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;纳吉,男家卜得吉兆之后,备礼通知女家,决定缔结婚姻;纳征,男家向女家送聘礼,又叫纳币;请期,男家选定婚期,备礼告诉女家,求其同意;亲迎,新郎亲自去女家迎娶。

旧时楚门的婚礼,基本上是周礼的范畴。现在婚礼,除了自由恋爱,不奉父母之命,以及办结婚证,婚礼的程式依然沿袭周礼的基本大义。只是四抬大轿,换成了轿车;古代凤冠大衣,变成了婚纱。

夫礼始于冠,本于昏,重于丧祭,尊于朝聘,和于射乡——此礼之大体也。玉环的乡风礼俗,至少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婚礼和祭礼。古代留下的风俗礼节,是儒家文化在玉环的深刻印记,成为当地文化的构成之一。

由礼法旁触,自然可以类通古代儒家文化核心在玉环的深度渲染。从敬祖、孝老这两个玉环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来看。

玉环重要的节日,基本都和敬祖有关。春节初二初三给祖宗上坟,元宵节在家堂拜祖宗,清明节更是传统的祭祖节日,七月半置办菜肴供拜祖先和外客,冬至和除夕也不例外。凡是重大节日,总是忘不了好吃好喝给祖宗。这是祭礼的一部分,直接体现了敬祖的内核。

孝老,养老送终,是传统美德,弃父母不顾,至今仍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,被乡邻非议。父亲五十九岁,母亲六十岁,及六十以上“逢十”,都有拜寿礼俗。古法,大户人家中堂供果品寿桃,点寿烛,老人上座,晚辈跪拜,然后摆筵席;小户人家,一家团聚,给长辈添衣,吃长寿面。

世界各地走了不少,玉环人情浓厚。小孩出生,亲戚送月里,主人办满月对周酒,建新房拔栋,亲友前来祝贺;正月初四开始拜岁,晚辈拎着礼包去向长辈亲戚祝福问好。今天你帮我割稻,下次我帮你插秧;这次你帮我造房子,明年你造房子我来相帮。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,玉环的人情除了形成礼俗,更多的则化为礼尚往来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。

我们依然说着和合物语

胡明刚 文

建新姓胡,与我的胡通谱,同宗老本家。他是天台山东麓的泳溪人,祖上从奉化来。

建新与我一样,都是深山里走出来的,我沿着始丰溪漂泊到台州再漂北京,而他沿着扬子江漂到武汉当了一名船员。1998年他参加长江抗洪抢险火线入党,成为长江航运公司的骨干力量。这奋斗过程都是辛苦的,幸好他会写作,写新闻,写散文,写诗歌,写好了就投出去发表。领导赏识,让他在单位里当笔杆子。建新说想年迈的父母,为尽孝回到了老家,曾在天台县明丰公司、天台和合文化园工作,尽管忙碌得喘不过气,但我认为这对建新来说,既是本职工作,也是事业的基石。建新静下心来把握机遇,写和合文化,作品问世越来越多。他在各级报刊发表了多篇文字,被浙江省作家协会列为“新晋人才”,参加了许多文化研讨会和文学创作笔会,成果丰硕。

建新说要出书了,我很高兴。很快《和合物语》递了过来。我细细读,发现好多让我眼睛一亮的文章,印象最深的是写一根藤。一根藤工艺的历史、特色、形制、技艺、工匠、文化等,逐一道来,如数家珍,这是发表于《山海经》名刊的封面重头文章。一根藤工艺是许多拷条和合的乡土杰构,美轮美奂,可惜目前天台山尚未有相关的专著出版,此文恰能填补空白。我想专著能珍藏于书馆,珍藏于名山,珍藏于爱书爱艺者手里,体现出真正永久的人文和学术艺术价值。

建新写到天台的满堂红婚俗,这是天台和合文化园的重头戏。他利用掌握的第一手资料,把文章写得细致,感想独到,令我想起宁波的“十里红妆”。记得赵福莲女士写过《十里红妆》的专著,杨东标先生写过《十里红妆》的越剧,宁海十里红妆婚俗大红大紫,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参观十里红妆民俗博物馆的游客络绎不绝。文字宣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,建新还写了其他诸多和合民俗专题论文,对天台山和合文化寻根溯源,条分缕析,结合自己的探索与思考,观点新颖,并参加天台山和合文化国际研讨会,大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
天台山是中国和合文化的发祥地,自然绕不过寒山拾得丰干,绕不过寒岩明岩和国清,绕不过石梁华顶桐栢。为写这本和合文化专著,建新实地行走,细细领会和合山水和村落田野的精神。他几度寻访和合文化的圣地,追随寒山拾得的遗迹,感知和合生活的本原,在石怪岩奇的寒山古洞,五峰环抱的国清胜境,双涧回澜的丰干桥头,锦鳞翔集的鱼乐园度,在两龙争壑的石梁方广,在世外桃源的龙溪联志祠堂,在小城深处的让巷民居,在清幽安宁的泳溪故乡,逐一领略感悟。

书中所写到的,都是天台和合文化的标记,就如城乡随处可见的地方美食,作为乡土风物的重要组成部分,值得建新和我们细细品味。知味莫如故乡食,饺饼筒、糊拉汰、糯米粽、糊辣沸、五味粥、扁食、面干酒、和气和,贯穿父老乡亲的日常生活礼仪。它们讲究五味调和,酸甜苦辣咸,色香味形声,食材火候刀工佐料口感,乃是真正的和合造化、精美文章,值得反复探究回味,建新体会得非常细致深刻。行走于美丽乡村,看农家劳作,观欢歌盛舞,政通人和,六时吉祥,这也是和合境界,只有亲临其境,才能入心入神,融合进自己美好的吟唱中。

建新纳于言敏于行,为人坦诚、朴素、认真、勤奋,表里如一。我被他

写泳溪老家的文字所感动。他写父母,写外婆,写山中的劳作,都让我找回当年最本真的影子。当我看到他砍柴挑炭,听到他外婆说,“前面有蜜蜂在飞,我就知道那是丈夫,他在叫我回家”,内心抽搐了,旧时的我不也如此吗?他外婆的话,让我想起亡故了的母亲的山歌,而今再也听不到了。

建新的这本书,也有一些待完善之处,有的篇章描述欠精细,语言欠精到,意趣待营造,思维待开拓,胸襟须扩展,还得费些精力。而唯一能提升的方式,就是读书行路,读书拓思维,行路开眼界。

山河无尽,文章无界,而境为心造,与自然和合,乃是正理。我所说的境,为心境意境也。王国维说三境,一境为“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,二境为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三境为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这三境,每个人的解释都不相同,建新也有自己的感悟,不必多言。无独有偶,丰子恺说,弘一大师从人生的一楼直接飞到三楼去了。我想,一楼仅仅为生计奔波活命,建新生计已解决,早已不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殚精竭虑。他不需要在一楼待了,他有文史文学写作的专长,就已噫噫噫噫爬上楼梯,到了二楼,把看到的天台山风物全给文学艺术化了,唱歌肯定比一楼响亮而且传得更久远。但登三楼难于上青天,那是要形成独特特异的哲学思想智慧,并影响引领周边社会生活的。

三楼好,看日出,看山峰,看云海,风景更伟岸,更壮观,更和合,就像我们在华顶拜经台所看到的一样。“危楼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。”但我们依然说着和合物语,正在努力达到。我将开怀大笑,不扰嘴,我将与建新一道,触摸着美丽的华顶星空。

建新纳于言敏于行,为人坦诚、朴素、认真、勤奋,表里如一。我被他



儒林人物

东江河 / 文

不舍初心的马二先生

马二先生,处州人氏也,名纯上。他以选编科举范文为业,也参加科举考试,屡考不成。马二先生在科举道路上是坚持不懈的,有自己的理想,选编文章是非常认真的,有自己的原则。为人古道热肠,待人真诚,乐于助人。

说马二先生有理想,能够坚持不懈,是有充分根据的。他初识蓬公孙,就说出了自己的科考经历,“补廩二十四年,蒙历任宗师的青目,共考过六七十个案首,只是科场不利,不胜惭愧”。经历漫长,意志够坚强。第二次与蓬公孙畅谈“举业”的话题,有一番自己的宏篇大论。他认为,读书科考求取功名,是从古至今人人必须要做的事,列举了历朝历代取士的方法,并举孔子的言论“言寡尤,行寡悔,禄在其中”为例,证明孔子如果在当代,也要“念文章,做举业”的。这是他始终坚守的理想。

他没有豪富的家底可以依靠。他没有像范进那样不事稼穡,全靠啃老(老娘和老婆)生活;没有像严贡生那样坐吃山空,坑蒙拐骗;也没有像杨执中、权勿用那样不务正业,招摇撞骗。马二先生是有工作的,他靠选编文章为业,以编养考,勤工俭学,自食其力。这样的人生态度,不管成就如何,都是值得肯定的。

说马二先生乐于助人,有侠义心肠,这样的事例就有好几起。倾其几乎全部的积蓄九十二两银子,摆平了旧枕箱事件,为蓬公孙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。出钱为暴亡的假神仙真骗子洪慈仙料理后事,并资助洪慈仙的随从家人路费,供他们返乡,而当初他被这个假神仙利用差点成了骗胡三公子钱财的工具。从自己有限的盘费中拿出十两银子,资助认识不久的匡超人返乡。

马二先生,不是富商巨贾,也不是豪门大户。他是半工半读的穷书生,本身收入微薄,却能慷慨解囊,急人之所急,救人于危难之中,在那个追名逐利、尔虞我诈、唯利是图的浊世社会,是一个另类的存在。而且他的助人,不图回报,正如他预料的那样,“蓬公孙是甚么慷慨脚色,这宗银子知道他认不认,几时还我?只是由着他弄出事实来,后日懊悔迟了……我如今讨些晦气……也算积下一个莫大的阴功”。蓬公孙也算是家底殷实的宦官人家,在得知马二先生帮了他救命的忙以后,仅仅拿出二两银子作为感谢,是那九十二两的零头。至于那个骗子神仙的随从和落魄小子匡超人,就更别提报恩了。事实证明,这位匡超人,后来也从事与马二先生一样的行当,连个口头回报都没有,还要取笑马二先生选编书不如他。

说马二先生做事认真,有原则,也是事实依据的。其批文章的批语要求非常严谨,总是采用《语类》或《问》上的精练语句,每一个批语常常要思考半夜,其目的是为了对读者负责,使人有所获益,而不是误人子弟。这是一种十分负责任的态度,所以同样精读百篇文章,马二先生要用两个月,而匡超人只要六天,不是匡超人水平有多高,而是他缺乏马二先生那样认真踏实的作风。

不仅选编文章精益求精,而且不愿弄虚作假,当蓬公孙想要在马二先生选编的书目上添加名字,就很严肃地批评了一番,可见其为人是很讲究原则的。

马二先生,人如其名,是一个纯粹的人,积极向上的人。也许有人会说,他在科考功名的路上,一条道走到黑,不仅自己坚守,还到处向人宣传他的价值观,十分迂腐可笑。但换个角度看问题,他又何尝不是一个“坚守初心”的人。学而优则仕,在他所处的时代,通过科考取功名,本身没有错,错的是制度本身,错在八股取士的僵化模式。虽然他孜孜以求,屡考不中,命运之神总是没有眷顾到他,但他的意志是坚定的。在这种意志和精神支撑下,他没有一味滥读书,而是边工作边读书考试,把选编工作做到极致。

这世界怕就怕“认真”二字,认真是我们为人做事的基本准则,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,是事业成功的基础。持之以恒,坚持不懈,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。

马二先生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,有其可取的一面。